

严复睿语



严复睿语

陆发春 选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市书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睿语 / (清)严复著;陆发春选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11
(晚清名人睿语系列)
ISBN 978-7-5461-1589-4

I. ①严… II. ①严… ②陆… III. ①严复
(1853—1921) — 语录 IV. ①B2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908 号

严复睿语

(清)严复 著

出 版 人:左克诚 整体设计:任耕耘 汤吟菲 余 玲
总 策 划:王亚非 责任编辑:汤吟菲 刘 春 徐佩兰
装帧设计:未 氓 文 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本:660×980 1/16 印张:10 字数:60 千字
版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978-7-5461-1589-4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营销部调换)

严复无疑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影响国人观念和思想的一位著名思想家，也是后世历史家评述近代中国历史时绕不开的一位人物。严复 1854 年出生于侯官（福建福州人），原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后改名严复，字几道。清末民初以“侯官严氏”、“严几道”、“严又陵”简称其人，或代称其著述成就，民国中后期迄于当下，则以“严复”称名于世。

严复“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他由福州船政学堂赴欧洲留学，当时中国到过海外、最有眼光和见识的二位洋务派人物——郭嵩焘、曾纪泽都很赏识他。严复也因为欧洲社会的所见所闻、学习和考察，视野大开，见识卓越，不仅超越了中国旧式科举下的书生，在留学归来的那一帮“海归”派人物中，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严复有“得志当为天下雨”，报效祖国的宏志，曾经被李鸿章等重臣所用。只是人皆用其为专才，未予重用。悟世自觉后的严复，后来报国于笔端，以文动天

2 下。有《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天演论》等传世之作,为新派知识分子的案头必读之书。严复的大量译述,系统全面地把西洋的经济、社会、法律、政治、伦理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警世之言妇孺皆知。胡适回忆自己 1906 年前后在上海读书时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这种公式确是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也说过:清末在南京路矿学堂,最喜欢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书来看,“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一有闲空,就照例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民初时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就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

者,复其首也”。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毛泽东说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先觉人士。

严复人生经历的复杂性、思想的丰富性、著述的多样性,为辑录语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严复启发后世的睿语也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其一,古文体裁,以古雅见长。严复是一位对西学有精深研究的大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本国文学亦优长”(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古文大家。与严复相知很深的吴汝纶说严复的古文“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胡适称赞严复之文在古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严复用古文表达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最先进的观念和思想智慧。其二,针对时弊,有感而发。其三,视野开阔,具有全球化眼光。其四,古今对比、中西对比,说理性强。严复在大量政论文或译著按语或对公众

4 演讲中,每论今事,常常追根求源,既有中国古源,又有西方例证,逻辑性强,使人信服。其五,善于精当总结,读者阅后有恍然大悟之慨。例如他在《原强修订稿》中论西方国家富强的本源,进而提出中国富强之策:“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一段时期内,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改良口号,流行播布。其六,有独立的见解,无阿世的逢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复言论中最值得后世之人尊重的,是他卓然不群的独立之论。严复所提出的西方社会“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体一用,不可牛体马用”等结论,被当下很多学者引为具有先见之明的慧鉴。

陆发春

2010年11月1日于安徽大学望松斋

目录

1 /	引言
1 /	一 政治
82 /	二 文化
94 /	三 社会
103 /	四 教育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¹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论世变之亟》

姑微论客之所指为异族之非异族也。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仑虚，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乌拉盐泽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聚也。其为人

然则假令今有人于此，愤中国之积弱积贫，攘臂言曰：胡不使我为治？使我为治，则天下事数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几乎！然则其道将奚由？彼将曰：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俱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于是而督责之令行，刺举之政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何则？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造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

《原强修订稿》

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羸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

- 4 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苏子瞻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薶[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硠燥湿寒暑与其种性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孳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

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原强修订稿》

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论世变之亟》

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

- 6 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然而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今即鸦片一端而论，则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亲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而转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县，州县察佐贰，学臣之察士，将帅之察兵，亦用是术焉，务使所察者，人数至简，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后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至于缠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乐为也，拘于习俗而无敢畔其范围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诏，为民言缠足之害。且曰：继自今，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缠足，吾其毋封。则天下之去其习者，犹热之去燎而寒之去罍也。夫何难变之有与！夫

变俗如是二者，非难行也，不难行而不行者，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孰知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靡，胥于此焉阶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原强修订稿》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原强修订稿》

嗟夫！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骄，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辟韩》

夫中国者，倭之母也。使中国日益蕃昌，兴作日多，通商日广，则首先受其厚利者，非倭而谁？十年以来，中国出入口之货籍具在，可覆案也。顾倭狠而贪，未厌厥欲。善夫西人之设喻也，曰：埃及人甲养神鹅，一日，鹅生卵，坠地化黄金，甲大喜，以为是腹中皆此物也，剖而求之，无所得而鹅死。夫使物类之

繁衍，国土之富强，可倒行逆施而得速化之术，且不至于自灭者，则达尔文、锡彭塞二子举无所用著书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彼二子之所谆谆，倭之智固不足以与之耳。

《原强续篇》

夫倭之条款，众所宜知矣，姑无论割地、屯兵诸大端，即此数万之军费，于何应之？倭患贫而我适以是拯之，以恣其虐我。是何异驱四百兆之赤子，系颈面缚以与其仇，以求旦夕之喘息，此非天下之至不仁者不为。今日款议所关，实天下之公祸公福。陛下仁圣，岂忍妄许。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遂不可复振。是故举今日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